



内幕

中国足球曾经发生的事

新华出版社



内幕

中国足球曾经发生的事

郑东兴 王剑涛◎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幕——中国足球曾经发生的事 / 郑东兴 王剑涛 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011-9839-9

I. ①内…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3659 号

内幕：中国足球曾经发生的事

作 者：郑东兴 王剑涛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任编辑：孟 通 郑建玲
封面设计：知行兆远

选题策划：孟 通
责任校对：刘保利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邮 编：100040
<http://press.xinhuanet.com>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北京兰卡绘世图文制作公司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成品尺寸：160mm × 230mm 1/16

印 张：18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一版

字 数：250 千字
印 次：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9839-9
定 价：29.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序一

谁解其中味

郑东兴写了本书，让我作个序，无论是大哥还是朋友，我都是绝对不能推辞的。我与小郑交往二十年，无论是事业兴衰还是人生起伏，每到阴天下雨，必定相约到京味楼，吃碗炒肝儿，喝碗豆汁儿，来几口小酒，最后少不了一顿炸酱面，说说家事，聊聊工作，这几乎已成了惯例。没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对脾气。

郑东兴为人耿直，好交友，热心肠，无论三教九流，一律诚心以待。就算是遇上个把心术不正的人，吃了亏，也绝不会怨人尤天，只当是长个记性，该怎么做人依然照旧，绝不改初衷。

20年前，郑东兴在中远集团工作，为了举办一场中远杯足球赛，郑东兴找到了当时的足协掌门人王俊生，也找了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体育部主任毕熙东，也就是我。大伙凑到一块儿，出主意，想点子，居然成功地帮中远集团组织了一场很有影响的“中远杯”足球赛。不仅如此，通过这场比赛还使中远集团的领导对足球上了瘾，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上海中远俱乐部，打了甲A联赛，中超联赛，现在的陕西队便是中远俱乐部演变而成的。

而从那之后，我的交友圈子也又扩出了中远集团的一些好友，包括那时的领导陈忠表、虞国伟、王富田等人，还和《中国体育报》的记者李伯飞，帮中远集团策划组织了一次中远集团的运动会，广、大、上、青、天，再加上香港远洋公司，弄得还真挺热闹。当然，始作俑者还是郑东兴。

别看郑东兴是个快人快语的血性汉子，但绝不是有嘴没心，他聪明、好学，通过涉足足球比赛的组织、运作，很快他就成了足球圈的活跃人物，无论是中国足协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也无论是踢球的、教球的、管球的、评球的还是写球的、看球的，到处都有朋友，真可谓四海之内皆兄弟。随着中国体育市场化的进程，实践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经历，小郑敢作敢当，竟然成了中国第一批职业体育经纪人，成了中国足协注册的足球经纪人。人生路上这一果断转身，给他带来了全新的历练，可谓是五

步回首，又一天下。

由于中国的足球职业化改革，是在缺少理论准备、缺少环境准备、缺少观念扭转、缺少人才准备的情况下仓促而行的。尽管各行各业的市场化改革进行得风生水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中国体育和中国足球决策层的保守无知，既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又不尊重足球运动的规律。国外上百年的职业化改革实践摆在那里，国内其他行业成功的改革经验摆在那里，他们竟然可以充耳不闻、熟视无睹，尽干些无法无天无知识的事儿。改来改去把中国足球改成了伪职业，使中国足球江河日下，伤透了足球人的心，伤透了中国老百姓的心。

在这种糟糕的环境下，中国体育，尤其是中国足球的经纪人们，骑虎难下，进退维谷的境遇是可想而知的。郑东兴凭借着满腔热情和公关交友的能力，一开始还能够得到半边阴雨半边晴的收获，可越到后来便越觉坎坷，最后让经纪人们只能满天风雨满天愁地结果。一场反赌打黑揭开了中国足球的黑幕，呼喇喇似大厦将倾，弄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在这个艰难，肮脏的过程中，像郑东兴这样的经纪人更是感同身受，刻骨铭心。

如果说过去的虚心、不刻苦、不团结、不学习是中国足球长期徘徊的原因，那么后来的无视规律、违法乱纪，则是使中国足球大踏步退后，几乎遭受灭顶之灾的根源。而像郑东兴这样热心致力于足球改革的经纪人，也从中经历了沉浮，收获了教训，学到了许多过去学不到的宝贵的社会经历。

正因为如此，郑东兴心中千头万绪，有很多话想说，于是和《京华时报》前体育部主任王剑涛一拍即合，决定为中国足球过去这20年写点东西，结合他们自己的经历感受，从经纪人、记者、俱乐部人员、足球从业人员、裁判、主教练、队员等不同的角度，用鲜活的实例，去剖析看待中国足球的变故；反思中国体育的改革，求索生活的真谛。我与王剑涛交往不多，知道他从事体育记者行业也有十来年了，在北京在圈内也都有些名声，他和小郑交往有11年了，是很深的兄弟般的交情，所以他们联手出本书不是偶然。

就算小郑他们的这本书没有那么高深的理论，没有那么深刻的见解。但却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是直抒胸臆的实话实说。有心的读者或许会从字缝中咀嚼出不同的味道来。正应了《红楼梦》的那四句开篇词：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著名记者、足球评论人 毕熙东

序二

足球是一面镜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在刻意地回避中国足球的任何话题。以至于有时别人相互介绍时，提到我是一个“足球记者”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别扭。

因为有一句话，我始终不能忘怀：足球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两年前的出版《金球》一书时，黄健翔先生给我写序，用了一个标题：球场小社会，社会大球场，内涵庶几近乎。只是《金球》说的是英超足球经济和现代足球商业化起源的过程，并没有牵涉任何中国足球的部分。我们在观察西方世界的时候，发现体育是了解一个陌生民族和社会极好的途径。体育的存在形态，能展示出一个社会的风貌，能概括出一个民族的特征，能够捕捉到一个时代的脉搏。

哪怕这些体育的存在形态，几乎全都是瞬间、侧面或个体。也许就是一场球赛、一个个体的话语、一段值得史家钩沉的往事。这些只鳞片爪的东西，不足以构成全景，往往是画龙点睛的地方。

这也是我长期排斥中国足球的原因。

如果足球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那么通过中国足球，我们映射出来的是怎样一个社会？

如果社会是一个大球场，如果中国社会也像中国足球一样，我们正生活在怎样一种环境中？

我困惑，我排斥，因为我自己长期从事的体育传媒这份工作，这份和中国足球扯不开道不明理不顺的工作，已经产生了怀疑。困惑、排斥

和怀疑，源自信心与热望不断被打击之后，发自内心的一种自卑。

从业多年，大部分时间精力，我其实都是用在了对国际体育、媒体运营、体育经济以及体育文化的了解上，对于中国足球以及整体的中国体育，阴差阳错的原因，我往往只是一个热心的看客。

就像2002年夏天，我也混迹在韩国，那八千足记的时代。不过当时整个《体坛周报》派出去近三十名记者，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西归浦，紧盯中国国家队。我和兄弟骆明，一个在当时还叫汉城的韩国首都，一个孤守日本。每天我都要在汉城的世界杯新闻中心体坛办公间里，关注各路非中国队的世界杯赛事。中国对哥斯达黎加首战开始前半个小时，我就感觉着莫名的激动，心脏狂跳，仿佛那一个宽大的办公间，都容不下这颗激动狂躁怦怦乱跳的心脏。

那其实是一场不值得回味的比赛，虽然那也是一个历史时刻。我是近在咫尺的旁观者，后来询问跟国家队的同事，他们反倒没有我这样球迷般的紧张和激动。距离产生美，零距离隔离美。零距离的采访者目击者们，后来流传出各种假丑恶的现象，我像个小学生一样旁听、惶恐、犹疑，最后陷入了长时期的绝望。

由是自卑，然后排斥和困惑。

此后经年。我仍然是在旁观，由热眼旁观，到冷眼，到忍不住要写一些文字，很多时候更是像一个球迷那样。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情感，哪怕绝望已经变成了一种周期性的习惯。

如果足球是中国足球界一面镜子，那么通过这本书，我们映射出来的是怎样一个中国足球界？

这是我最深的恐慌。

镜子有其存在的价值，其实不仅仅是映射。镜子还能利用自然光影的存在，照亮一片空间。只是我们在无情笞伐的过程中，早就忘却了镜子的功效。我们甚至把批判都当成了一种习惯，连照照镜子的工夫都放弃了。

人都有趋善避恶之心，人人皆好美。这其实是片面的判断。其实丑恶的东西，对人有着同样的吸引力。

例如你在街上见到一个相貌极其怪异丑陋的人，你是再也不去看第二眼，还是忍不住要回头，不断地盯着这奇异的景象？我相信被丑恶所吸引的人，绝不在少数。

于是现代媒体，在被商业驱动下，背弃传统的媒体报道原则，而以报道假丑恶为能事，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媒体风格。在西方媒体演进中，二十年代美国媒体的“淘粪精神”，如果还算有所担当、有其道德价值取向的话，六七十年代起来的小报风格，则完全被商业化垄断。所以假丑恶的报道，也是卖光报纸、提高收视率、增加点击率的最佳手段——现在我们得说，这也是增加粉丝数的手段。

然而纯粹映射假丑恶的镜子，不是一面纯粹的镜子。前两年我去英国，碰到足球报道这个行业的鼻祖级人物布莱恩·格兰维尔，将我的困惑和老头说了说，特别是镜子这句话。老头年近八旬，盛年期也有过揭黑意大利足球的斗士经历，他说的一句话发人深省，“足球和体育，是反映社会的镜子，不过也是能照亮社会的镜子”。格兰维尔语中有深意，他推荐我看看曼彻斯特一位同行，关于当地社区教育中，怎样使用足球来引导一些问题少年的报道。

足球是能照亮社会的镜子。

郑东兴和王剑涛，两个体育经纪和体育传媒业内的资深人士，合力写出了这么一本书。一本我在英国旅行时，看了第一页，就犹豫是否应该看完的书。

我的犹豫，仍然是因为我的疑惑和自卑。这是一本内容散阔、笔调随意自然的书，虽然分章罗节，你感觉这几乎是一部中国足球断代史。我当时不想看，是因为这些事情太熟悉又太陌生，太真实又太传奇。带给像我这样读者的震撼，又可能变成一轮新的折磨。令人绝望的折磨。

新华出版社的孟通先生，给了我很多明智的提点。阅读过程中，我脑海里，不断回想起格兰维尔那句话。我们无法回避假丑恶的存在，就像我们不可能面对镜子仍然熟视无睹自身丑陋一样。可批判的目的，从来都不是批判。一百年前，鲁迅先生就发出了批判是为了改造国民性的呐喊。百年之后，我生愚笨，却也不能回避现实的存在。

我们都应该举起镜子，看看镜子中映射出的景象。我们更应该举起

镜子，像足球这样的一面镜子，让镜子折射出来的光和影，去照亮这个社会。

体育的原本意义是什么，足球的存在价值是什么，这才是两位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体育关乎每一个个体，足球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极好帮助。足球能够照亮一个社会。

就在为这篇序头疼的日子里，我居然在足球场上偶遇两位作者，这是缘分，也是我们身为传媒人的责任。我没有代序的资格，却有追随两位作者，回顾这一段属于我们的时光，然后用未必光鲜的过去，将未来照亮的心愿。

足球是一面镜子。

著名记者，《体坛周报》副社长、高级副总裁 颜强

引子——那些过去的日子

所谓历史，就是一个阶级失败了，另一个阶级胜利了，这就是历史。

这是毛主席说的，真伟大。主席说的是一个社会问题，可是足球问题与此非常相似。人大每年两会期间，都会有人提这个可恶的可恨的足球的问题，但是也不了了之。这是与稳定有相悖的东西，却一直没有及时得到处理。也是中国足球的假赌黑越来越猖獗，终于2010年，中国足球的审判时代开始了，中国足球里面的阶级层面不少，有正派反派牛鬼蛇神等各种角色，可是，无论哪个阶级胜利了，中国足球却输了。中国足球的丑闻不比马俊仁田径队的兴奋剂国际影响力差。

假赌黑不是一天炼成的，赌得如此天昏地暗也不是几个人就能只手遮天的，中国足球职业化这18年，经历了太多的辉煌和黯淡，光荣和耻辱，积累了太多的人才和蠢材，收纳了太多的财富和龌龊，寄生了数不清的蚕蛹和害虫。18年来，日韩联赛已经把各自的国家队送进了世界十六强、八强，而中国队堕落到在亚洲十六强徘徊，这还得看亚足联的脸色。中国足球这么多年都在干什么？就像小孩子搭积木，表面上很有章法，可是每四年一个可恶的奥运轮回，换个外教就推倒重来，换个土帅再另起炉灶，灶台搭了不少，饭没做成一顿美味可口的，不是夹生，就是馊了，或者掺了很多老鼠苍蝇，让看到中国足球的人无不掩鼻而过。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中国足球。一个多年来被司法遗忘的角落。人都是好人，事多是坏事。在这个大染缸里，水早就被人搅浑了，被注入了各种烟幕弹，太多被污染的鱼在为所欲为，而且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恶之花的生物链循环往复，所有人都很陶醉。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水一旦被过滤，所有的丑陋都会赤裸裸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审判日迟早都会到

来。

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向所有关注关心中国足球并怒其不争的球迷们，展示中国足球慢慢腐朽的过程，过程中有很多关键的节点，随时可以挽救中国足球，年维泗是中国足球的泰斗，他为中国足球创造了许多丰富的传统遗产，并且一直继续在奉献。王俊生是中国职业足球的创世纪，可是职业足球开始之后，丑陋伴随着光荣一起疯狂地生长，从来没有人出手去斩断丑陋的萌芽——阎世铎的不作为，谢亚龙的为了仕途不管不顾，南勇虽然开始做了，可是他之前已经被污染了，俱乐部和球员更是螳臂当车，所以他们也随波逐流。就这样，积重难返的中国职业足球在所有参与者的助推下，一步步滑向深渊。

中国足球不是一天就能成功的，也不是一天就会堕落的。这18年，中国足球以及周围所有围绕着她的相关产业，都参与或者见证了她的每一步蜕变，所以这些相关的人物和行业，是今天的中国足球——赌球泛滥假黑横行——不得不说的故事。

但是，但是一定要说道，中国足球最幸运的事情也是这次席卷全国性的扫除假赌黑。这次行动是全国性的，是动摇根基性的，如果一个国家足协的专职副主席和党委书记都被绳之以法，那么这个国家的足球肯定有救了：最起码，我们看到了决心；最起码，中国足球已经重新洗牌，至于韦迪们在怎么做要怎么做会怎么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年，从上到下，整个中国足球都在对过去的错误和丑陋斩尽杀绝，都在寻找正确的道路，我们这本书已经昭示了过去的堕落历程。最起码，这些错误的道路可以绕开；最起码，那些应该坚持的制度、规律、真理，我们刻骨铭心地知道：应该坚持！



北京国安队助理教练拉耶瓦茨离开中国前，与两位作者共“最后的晚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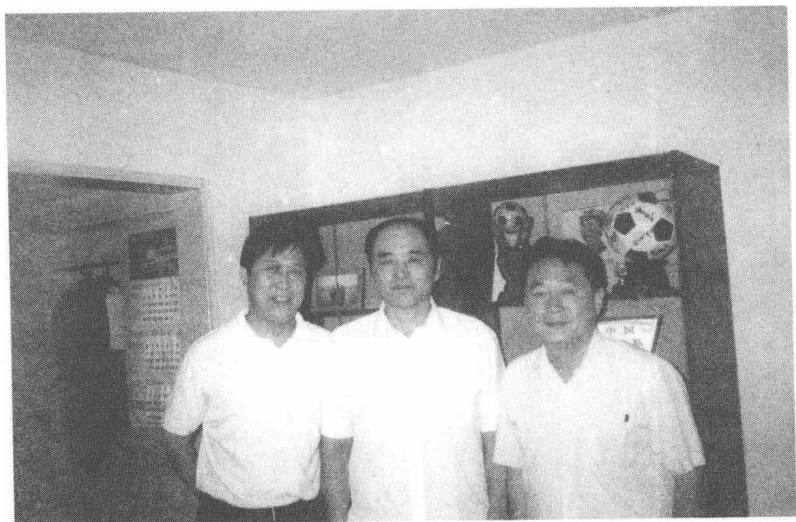
1994年7月国安第一次出国寻找外援，这是金指导和郑东在波兰格但斯克。



施拉普纳和北京龙潭湖球迷在一起。



郑东兴和沈祥福在北京。



郑东兴和王俊生、金志扬在工体。



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中国队小组赛打道回府后，作者邀请李玮峰到《京华时报》社做客，编辑了世界杯特刊《创世纪》的一个版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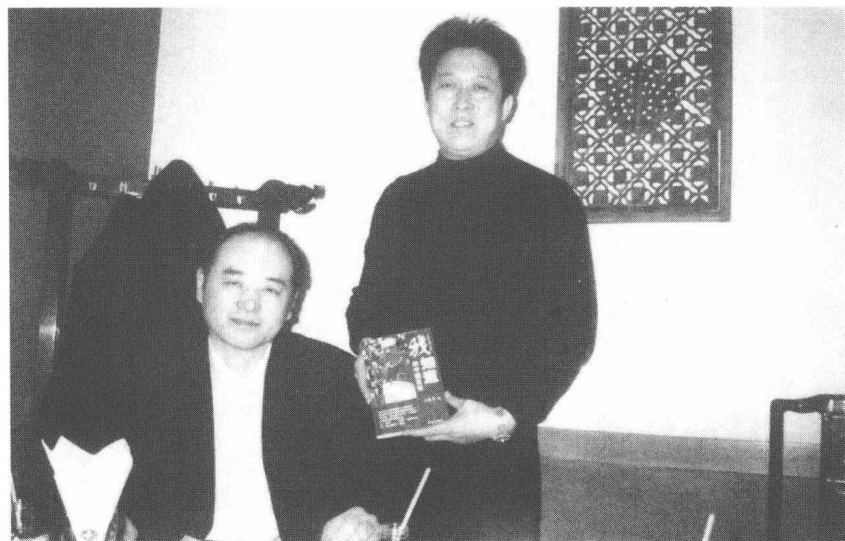
这是国安第一个试训外援波兰人托马斯在12分钟测试前和经纪人郑东兴合影。



郑东兴和中国国家队足球队不同时代的国脚在环铁会馆，左起：刘利福、郑东兴、年维泗、王积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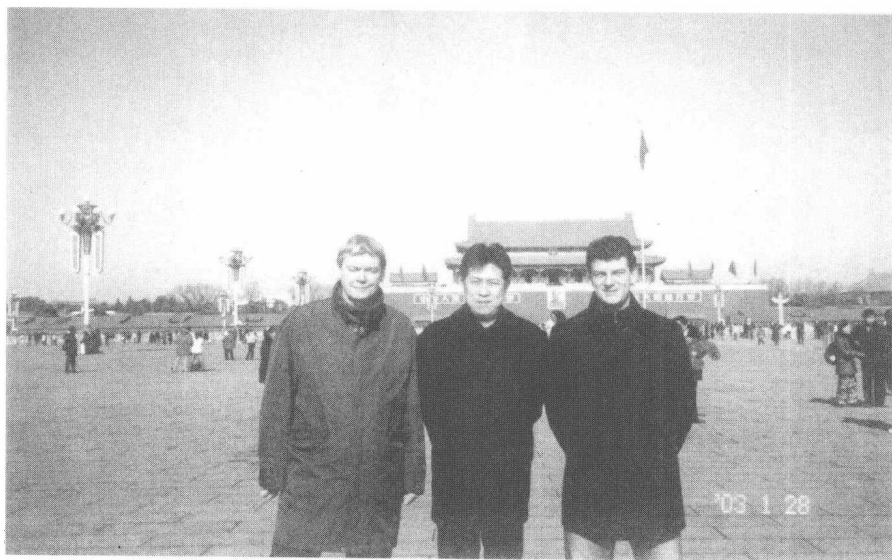
2003年初荷兰格罗宁根俱乐部经理及经纪人在北京国安俱乐部。



这是王俊生出版的《我知道的中国足球》新书赠郑东兴。



2002 年韩日世界杯小组赛期间，作者与《京华时报》副总编辑李洪洋在韩国济州岛海滩上偶遇来看中国队比赛的歌手老狼、高旗、名模陈娟红。



格罗宁根俱乐部经理和郑东兴、荷兰经纪人在天安门游览。